

2008 ZHONGGUO NIANDU DUANPIAN XIAOSHUO

2008中国年度

短篇小说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范小青《请你马上就开花》

毕淑敏《银耗牛尾》

温亚军《蚊帐》

王秀梅《去槐花洲》

韩少功《第四十三页》

朱山坡《陪夜的女人》

赵本夫《守桥人》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1247.7
1492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/范小青等著;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407-4493-9

I .2… II .①范…②小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89852号

200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责任编辑 庞俭克
美术编辑 石绍康
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版人 杜森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
邮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3896171 010-85893190
邮购 0773-3896171
传真 0773-3896172 010-85800274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制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10×980 1/16
印张 24.5
字数 448千字
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
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4 000册
书号 ISBN 978-7-5407-4493-9
定价 34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对于中国，甚至对于世界来说，2008年绝对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。

突如其来的寒流，将飞舞的雪花变成了冰冷的锁链，锁住了原本春意盎然的南中国，然而，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——执著、坚韧，甚至倔强的中国人民，硬是以自己对幸福的不懈追求，冲破这封锁，度过了一个寒冷而又温暖的春节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就在中国人民刚刚从冰天雪地中拔出脚来，满怀激情，满怀梦想，满怀祝福，在五大洲传递象征和平的奥运火炬时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肆无忌惮地阻挠奥运火炬传递。关键时刻，又是中国人民，特别是青春的中国青年（海外留学生是其主力军），用自己的勇敢、智慧、包容，挫败了这一阻挠中国走向世界的图谋，使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光辉灿烂，照亮全球。

巨大的灾难突袭而来——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震裂了四川，震动了中国，震惊了世界！家园被毁，生命遇险，生灵涂炭。原本祥和的汶川大地满目创伤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又是英雄的中国人民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以人类史上最无私的行为，竖起了一面爱的大纛，于哀歌缭绕中唱响了一曲生命的最强音……

从灾难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对世界的承诺，沉默而又坚定地继续筹办起北京奥运会来。时间开始了——2008年8月，在这个热情似火的季节，全世界不同肤色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的人汇聚北京，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主旋律中，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奋起、在开放中发展的伟大时刻。

2008，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，也是一个众志成城的年份；既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年份，也是一个饱蕴动力和希望的年份；既是一个争论和质疑激荡的年份，也是一个共识与和解在碰撞中逐渐达成的年份……

2008，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，而非一个喑哑的年份。

毋庸讳言，这样的浩然正气，这样的温暖多情，这样的坚忍不拔，正是多年来中国文学所致力于孕育并追求的最高境界，而这一情感在2008年的集中爆发，

也必将久远地滋润中国文学。就是在这样的沛然之气中，前进着的中国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前进，并在凝聚民族魂魄、丰富民族情感的过程中磨练着自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刊始终坚持的“现实关照，人文情怀，独特视角，中国气派”的办刊理念，在内容和形式上，都有了潜在而深刻的发展。这一切，在《中国年度中篇小说》和《中国年度短篇小说》中都有鲜明体现，我们自信不会让您失望！选本将使您拥有一张“中国小说地形图”，使您在高峰情感体验中深入浅出地了解今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概况，而且，如果您拥有我刊以前编选的各期选本的话，那您就更有福了，因为您拥有了一本“流动的中国文学史”。

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2008年12月于北京

目 录

编者的话	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	(1)
寻 脸	李进祥	(1)
白粮票	徐 岩	(9)
嘉禾的夏天	何延华	(19)
请你马上就开花	范小青	(33)
老房炉火	萧 笛	(44)
继续温暖	毕 亮	(54)
谶 语	王佩飞	(62)
阿 霞	葛 亮	(68)
动 荤	尹守国	(88)
芬芳如水	王 甜	(95)
脚 背	袁山山	(105)
银牦牛尾	毕淑敏	(111)
麻花客	石舒清	(121)
一坛猪油	迟子建	(131)
松树镇	金仁顺	(146)
粉菩萨	吟 冷	(160)
槛外人 (二题)	聂鑫森	(174)
离 歌	鲁 敏	(181)
会说话的南瓜	傅爱毛	(193)
去槐花洲	王秀梅	(203)
年 馍	曹多勇	(212)
碎媳妇	马金莲	(225)

亲爱的家	黄丽荣 (235)
第四十三页	韩少功 (242)
月在城外, 人在城中	苏 苏 (256)
人民权力	唐继虎 (272)
陪夜的女人	朱山坡 (284)
金 碗	晓 苏 (299)
人间欢乐	陈旭红 (309)
守桥人	赵本夫 (319)
圆 寂	笛 安 (323)
蚊 帐	温亚军 (336)
人人偷盗	钟正林 (347)
眼 泪	荆 歌 (362)
麦忙季节	苏炳鹏 (375)
附 录	(383)

搨 脸

李进祥^①

搨脸，清水河一带方言。类似开脸，是姑娘成人结婚前的一道仪式。大凡女儿家，脸上，尤其是两鬓和上唇处都有一层汗毛，软软的、黄黄的、细细的，像一层绒。比做刚出壳几天的鸟雀，是有些过了，比做桃子上的细毛更有些不妥，很难找出个恰当的比方。这也就是把姑娘叫黄毛丫头的原由。也有汗毛稍重些的，颜色泛棕或泛黑，就有些不好看了，但这样的姑娘一般又是眉毛浓，睫毛长，是另一种受看。结婚前，一般是婚前一天，都要搞个搨脸仪式的。搨掉脸上的汗毛，一下子就光鲜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女大十八变，上轿一大变的原因。姑娘家搨脸和男子剃须刮脸不一样。男子一般用剃须刀。姑娘家的脸是不一样的，不能用铁器，据说，汗毛经了铁器，会长得又粗又硬。哪个女人都不希望长一脸又粗又硬的汗毛。

女人搨脸的工序要复杂得多。先是用线扯，一根长线，两头接住了，套在搨脸师傅的两手中指上，绞紧了。两手一用劲，两根线又缠到一起。这线搭在姑娘的脸上，线一松一紧的，就把汗毛一根根扯掉了。这样扯掉的汗毛，不容易再长出来。扯的时候痛不痛，全看搨脸师傅的手艺了。好的搨脸师傅不能让姑娘家感觉到是在扯汗毛，只感觉线在脸上弹，弹琴一样。差些的师傅得叫姑娘歪嘴吸冷气。

扯不净或是扯断了的汗毛，还要刮。刮也是不能用药的，得用碗碴子。要用

^① 李进祥 回族，宁夏作协会员，吴忠市作协副主席，现年39岁。著有长篇《孤独成双》，中短篇《清水河人物》等。多次获奖，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文。多篇小說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。

打掉的细瓷碗，砸出刃口来刮。这是最见功夫的，碗碴子的刃口不齐，稍不留神，或稍用力过重，姑娘的脸上就是一道血口子。姑娘的脸上要有了血口子，搨脸师傅是要遭白眼的，卷了行李就得走人，应手钱物是万万再不能要的。

第三道工序是拾，就是把扯掉或是刮掉的汗毛拾掉，不是用手拾，也不能洗，得用蒸熟了的鸡蛋，剥皮后，在脸上滚。滚过来，滚过去的，绒毛都沾到鸡蛋上了，脸也就和熟鸡蛋一样的光鲜了。这几道工序往往要重复好几遍。好的搨脸师傅只需一次就行了。在农村，搨脸的，剃头的，一般都没有专门的师傅，都算是兼职，也没有明码标价，几尺花布，一件衣服的，全凭主人家随心。手艺也一般是家族相传的，因为利惠不大，当然也没有那些不外传的禁忌，一般，每个村里都有剃头搨脸的，也很少到外村去请。

在河湾村，兰花妈就是最好的搨脸师傅。兰花也会，就是跟她妈学的。兰花妈也是跟她妈学的。兰花妈的妈，也就是兰花的外奶奶，据说功夫了得，边搨边吹，有些汗毛是搨掉的，有些汗毛是吹掉的，只一会儿工夫，姑娘家的脸上就新鲜得像洗过的桃子，白处是白处，粉处是粉处。到兰花妈这一辈，就差了些，但也是只搨一遍，再找不出一根汗毛的。兰花又差了些，但也还没在人家新娘子脸上弄出过血口子。所以，这些年，村上有姑娘出嫁，兰花妈一般不亲自出马了，有找的，也是支一句，找兰花去，她能行。这也是树立女儿威信的意思。

兰花三十刚出头，也正是显摆的年龄，家里没些啥能在村里出头的，也只有这一点上还能受人抬爱，所以，也是随叫随到的，没拒过人。也有结婚多年的媳妇子，爱打扮些的，或者是娘家婆家亲戚家过事，要往人众的场合站，也找兰花：给我扯扯脸吧，看我都快成猴子了。把搨脸说成是扯脸，就有了随意的味道。话虽说得随意，但少不了一条床单或一对枕巾什么的。兰花当然也是不拒。

在农村，各种匠人都不像城里那样明码标价，收费有些随心，但不给不行的，有许多说道的。比如说接生婆不道谢的话，娃娃就会有三病六灾的；比如说打墙师傅不道谢，墙会塌呢；搨脸师傅的应手钱不给的话，脸上长癣长粉刺长雀斑呢。兰花的男人弱些，很少出去打工挣钱，守在家里，日子就过不到人前头。男人是女人的精神，男人弱了，女人也在人前说不起话。只有在这种时候，兰花才能显出些尊贵来，又有现成的收入，所以，总是有求必应的。

可是，菊花请她去搨脸，倒把兰花给难住了。

菊花是指女儿来请了。菊花的大女儿八九岁了。菊花的女儿说，我妈请姨姨给她搨搨脸呢。菊花的女儿还提来了礼心，礼心是一条大双人床单，质量不错，梅兰竹菊地印了些花。大凡接了人家的礼，那就要去给人家搨脸的，但兰花还是不想去。

下午，菊花的女儿又来了，兰花看了一眼她的脸。兰花习惯了，看到大姑娘，小媳妇，总爱注意人家的脸。菊花女儿的脸上也有一层细茸毛，不过她还远没有到捋脸的时候。兰花依稀记得，菊花小时候，也是这么个模样，脸瘦瘦的，头发有些黄。兰花就叫她黄毛丫头，再后来，村上大些的男娃娃，叫她小白菜，兰花不敢跟着混叫，仍然叫她黄毛丫头。菊花长相不算很俊的，但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文弱劲儿，偏偏就惹人疼、惹人怜的。同龄的、稍大些的男娃娃就爱凑她，也爱惹她。兰花就常帮她，兰花的身体要好得多。

兰花忽然想起许多小时的事来，一晃儿，菊花的女儿都这么大了，太快了。兰花就有些感慨，没等菊花的女儿开口请，兰花就收拾东西准备跟她去了。

菊花的女儿一直没有开口，她的神情有点儿怯，还有些与她年龄不相称的东西。兰花随着她走，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兰花是个爱说爱笑的人，不习惯冷场子。兰花就问菊花的女儿，你叫啥名字？英莲，菊花的女儿说，没有回头。见过你新爸爸吗？他人咋样？兰花又问。他不是我爸爸，英莲大声说，忽然加快了步子。兰花能从她的脊背上看出一种排斥和逆反来，就没有再问。半年前，菊花的男人死了，菊花和婆家翻了，就回到娘家来了，听说又找了个人家，明天结婚。

兰花跟着英莲走到菊花家时，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结婚的味道。菊花没有住在哥哥家里，住的是三虎家的旧院子。三虎家搬到县城去了，三虎小时候，爱掉鼻涕，谁都不愿和他接近，可就是这么个淌鼻涕，还成了器。他在县城里摆菜摊，摆水果摊，攒下了钱，把家都搬到县城去了。家里的两间旧房没拆，多年没住人，也歪嘴塌鼻子的了。

兰花一进院子，菊花就迎出来了，菊花的身上也没有一丝结婚的样子。她脸更瘦了，上面一层死黄。看到兰花，她挤了些笑说，兰……她姨，你来了。她本来想叫兰花的，可能感觉到了不妥，中途又比着娃娃，叫她姨。兰花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，从她男人死后这几个月，虽然住在同一个村子，兰花也一直没见到她。以前也很少见面的，从菊花嫁出去后，大概是因为娘家妈去世的事，她很少回娘家。兰花没想到她会变成这么一副模样，一时也不知道该咋称呼，该说些啥。

两人默声进了屋，菊花忙摆上炕桌，端上来几碟子花生，苹果，水果糖来。这是规矩，捋脸的请来，先要款待好，尤其是婚嫁的时候，捋脸的那是贵宾，要招待好，要给应手钱，还要打发干果呢。菊花不让着，兰花只动了一颗花生。菊花的女儿叫了声妈，不是那个英莲，是二女儿，五岁半的样子，她旁边还有个更小的女娃娃，三四岁，都黄咩咩的。菊花忙对着外面喊，英子，来把妹妹领出去玩。兰花心里就拧了一下，抓起一把花生，给菊花的两个女儿，就说，煮上两个

鸡蛋，开始吧。

我把煮鸡蛋的事给忘了，家里没喂鸡，还没有鸡蛋，不用鸡蛋行吗？菊花说。

那咋能行！兰花有些生气了，莫名的生气。

英子，到你大舅母家去借两个鸡蛋，菊花给外面的英子说。

兰花就等着，搽脸有个规矩，这边鸡蛋煮到锅里，那边开始搽脸，汗毛扯掉了，刮净了，鸡蛋刚好煮熟、晾温，剥出来，滚在脸上不烫、不凉才好。熟鸡蛋滚过，把脸上的细毛，余粉，都刮净了，脸上才能显出光洁来，也才能显出搽脸者的手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英子回来，手里空着，她一声没吭。她妹妹抢着说，我大舅母说，今天的鸡蛋都吃了，等明天鸡下了蛋再说。听着菊花女儿的话，兰花能想象出她那个大舅母说话的样子来，一个村子几十年了，她知道英子的大舅母不是个善茬儿，一张紫红的肉脸，兰花也给她搽过脸的。

到二舅母家问一声去。菊花给几个女儿说。英子和两个妹妹都出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英子的两个妹妹一人手里捧着一个鸡蛋来了，很兴奋的样子，英子没有进来。

煮上鸡蛋，兰花就打开了个小包袱，拿出那几样简单的工具，开始给菊花搽脸。

兰花盘腿坐在炕上，菊花也盘腿坐在对面。十多年了，两个人又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，一时都有些尴尬。菊花就闭上了眼睛，任由兰花给她搽脸。菊花的脸上是一层灰黄，干巴巴的，没有一点儿水分。兰花搽脸多了，她能从脸上看出人的贫富来，看出人是闲忙来，看出人的心情来。这实际上也不是啥特别的事，理发的能从人的发质、发型辨出人的贵贱；修鞋的能从鞋的质地，甚至从鞋的味道分出人的身份来。这都是经见得多了，人外表的一些东西，往往能透露出人的许多信息来。兰花这会儿能感觉到菊花这些年过的日子来，能感觉到她的心情来。

菊花脸上的汗毛也有些粗硬了，很显然有好些年都没搽脸了，线纹到上面，一下子还扯不掉，要使劲往起提一下才行。兰花这会儿收住心神，专心地扯汗毛。她满眼都是汗毛，一根根地竖在那里，比实际要长出许多倍，也高出许多倍。她也是这些年练的。她妈给她说，那些汗毛像草一样，她外奶奶给她妈说，那些汗毛像树一样。兰花知道，她的眼神和手艺距离她妈还很远，距离她外奶奶更远。她这会儿看到的还是汗毛，还没有草、树的感觉。线有时还不能准确地缠到某一根汗毛上，还不能轻抖一下手腕，那汗毛就顺从地掉了。手分轻重也还拿捏不准，有时候，随着扯掉汗毛，汗毛那里的肉会抽搐一下，不过现在，给搽脸

的人不会吸凉气了。

兰花这时候心里很静，甚至忘掉了她与菊花的那些恩怨，她只是在专心地扯掉那些汗毛。扯掉那些汗毛，女人就光鲜了，女人就应该光光鲜鲜的，光光鲜鲜地嫁人，光光鲜鲜地串亲戚，光光鲜鲜地过日子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兰花都会进入另一种境界，一种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境界。平日里，她的生活是烦琐的，庸常的。但在现在这种境界里，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纯净和高贵。丝线一开一合，发出一种嗡嗡声，她感觉自己是在弹奏音乐，对方的皮肤就是乐器。不同的皮肤有不同的乐感，有些是清澈流畅的，有些是艰苦涩重的，有欢快的、哀怨的、悲切的。丝线弹在菊花的脸上，她感觉到一种凉意。丝线一点点地在菊花的脸上弹过，菊花的脸一点点地亮起来，像太阳一块块地照过草地。直到最后一根汗毛被扯掉，兰花的丝线才停止了嗡嗡响，菊花才睁开眼睛。兰花这会儿也好像是才睁开眼睛。四目对视，两个人一下子都好像看到了对方心里去了。菊花的脸上飞过一片红，这给她的脸一种活气。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锅里煮的鸡蛋这会儿咕嘟地响了。

兰花这才想起十年前，她和她妈的对话。

你不会留下一撮子汗毛不要擗掉。兰花说。

我忘了。她妈说。

她以前以为那是妈在哄她，这会儿才理解了，那真的是忘了，她妈那一回也是给菊花擗脸，菊花是第一次结婚，她嫁的男人本来应该是兰花的男人。

那个男人的模样已经模糊了，但他的动作神情兰花还记得。他的动作神情中有一股油痞子味，这在农村小伙子身上是很少见的。偏偏就是那股油痞子劲儿打动了兰花，兰花不知道那是为啥。自己嫁的男人老实些，她有时就想起那个男人的那股油痞子劲儿来。便是这会儿，兰花还是能想起来。

男人叫二根，和穆萨媳妇一个村，穆萨媳妇牵线，介绍给了兰花。第一次见面是在穆萨媳妇家，他长得高高大大，白白净净的，不像农村小伙子，兰花一眼就看上了。二根也油里油气地笑着和兰花说话，没有拘谨的样子，趁着穆萨媳妇端干果的当儿，他就拉了兰花的手，兰花的心就一阵乱跳。第二次见面到兰花家了，兰花本来就话多，就一直和他说个不停。二根就看着兰花嬉笑着说，你说话咋这么快，是不是舌头子碎得很，我看看，说着就抱住兰花，嘴也凑上来了。兰花怕父母看见，挣扎了一会，还是顺了他。兰花没把他往歪路上想，倒觉得他那样好。

那个男人第三次来，本来是商量定亲的事的，兰花就找了菊花，让菊花来看看，给她参谋参谋，也有夸耀的意思。一直到定亲的事都说好了，饭也吃了，一

家人送二根出门时，菊花才来。菊花到大门上正好和二根撞了个满怀，菊花就满脸飞红了。满脸飞红的菊花就更多了一分娇气，二根当时就直了眼。

到定亲的日子，二根没有来。不几天，二根又找到菊花家提亲了。菊花最初没有答应，后来菊花爹先应了，两个哥哥也都同意，菊花也就答应了。兰花本来是要去问菊花的，后来没有去。菊花也一直没有来见兰花。兰花的亲戚们气愤，想着治那个男人，搅他的亲事，让兰花妈挡住了。兰花不恨那个男人，就恨菊花。她觉得是菊花抢了她的对象。

菊花和二根的事最终还是成了。结婚的时候，还请兰花妈去给捋脸。兰花就给她妈说，不能去。兰花妈说，总不能叫她毛着脸去嫁人吧。毛脸就毛脸，谁让她那么没脸呢，兰花说。兰花妈说，也不能全怪菊花，缘分是真主造定的，你们没那个缘分。兰花没挡住她妈，她妈还是去了，兰花没有跟着去。给菊花捋完脸回来，兰花又骂她妈，你不会给她脸上留下一撮子汗毛？她妈说，我忘了。兰花妈又说，一辈子结一回婚，脸上咋能带个血口子呢。

兰花这会儿想起她妈说过的那句话，心里就闪过了一个念头。

兰花就给菊花说，找碗碴子，刮脸，兰花的口气有些硬。菊花忙拿出些碎瓷片子来，兰花挑了半天，说，不行，得找细瓷片子。菊花就喊，英子，找点碎瓷片子。英子在院子里找了半天，空着手进来了，说没有。菊花就有些生气，骂英子，连个碗片子都找不上，你是个干啥的？英子忽然径直走过来，从炕桌上端起一个碟子，连花生一起砸到地上，咣的一声，瓷片乱飞，花生乱飞。兰花和菊花都愣住了。英子却大声哭起来。

菊花刚准备下炕去收拾女儿，却忽然又坐下了，也流出两行眼泪来。兰花看着这一家人，心里也是一酸，刚才心里冒出的那个念头也消失了。

我这里还有几块瓷片，看能用吗，兰花说着，打开包袱，取出几块白瓷碗片，顺便还拿出了一盒粉。刮脸前先要抹一层粉的。兰花给菊花的脸上抹粉，菊花的眼泪却不干，把粉冲出了道道。

刮脸，不仅要刮掉扯断的，扯不净的汗毛，还要刮掉脸上的老皮。

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，兰花听到了沙沙声，她手上也感觉到了涩劲儿，只有又粗又硬的皮肤，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。兰花这些年给许多女人捋过脸，有准备出嫁的姑娘，有爱美的小媳妇，还有四五十岁的妇女，有的皮肤是薄的，几乎透明，皮肤下面有一层水；有的皮肤下面虽然是肉，是油脂，但还有弹性；还有的皮肤看上去是黑的，但很健康，很有质感。瓷片刮过，兰花就感觉到了许多人生的味道。

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，兰花也感觉到了许多。这些年，她曾听过一些菊花的

事，她刚嫁给那个二根的时候，还不错，一年后，生了大女儿，公婆的脸子就不好看了，二根是独生子，他们家急着要儿子呢。生了女儿的菊花就不受待见了，家里外面的活儿就多了。二根很少下地干活，说是到外面去做生意，可没拿回一分钱来，还惹上了赌博的毛病。菊花生下第二个女儿后，山下通了火车，山道上火车爬坡慢，二根就和一伙人趴火车卸东西，电饭锅、洗衣机之类的电器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能变钱的都从火车上往下弄。一伙人干很轻松，很红火。有一回，一伙人又去趴火车卸东西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往下跳的时候，脚踩到石头上，滑倒了，刚好把头栽倒在车轨上，被火车压得只剩下几根脖筋。事情就露了，派出所的人追查，就把二根抓了，判了两年刑。一家人就把事情看到菊花身上，说菊花不管男人。那以后，田里的活儿，犁地播种的事就全是菊花。男人二根坐班房子回来后，稍稍收敛了些，菊花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。男人二根又不咋着家了，说是到外面出去打工。这回真的到煤窑上干了，偏偏又遇上了事故，挖出来，早已经死了。公婆哭了个死去活来，又骂菊花害了男人。窑上赔了六万块钱的命价，公婆没给菊花一分，菊花就回娘家来了。娘家哥嫂又不待见。菊花这才又找了个人家。

兰花就想起她妈说过的话，这都是缘分，这都是命，兰花并没有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嫁给那个二根，要是真嫁了的话，也许又是另一种情况，二根也许不一定就会坐班房子，不一定就会死的，在这一点上，兰花不怨菊花，但从心底里，兰花始终不能原谅菊花。

瓷片刮在菊花的脸上，刮过的地方，便显出一种光洁，一种红润来。瓷片恰到好处地刮掉了汗毛，也刮掉了一层老皮。兰花的手分拿捏得很准，力道也用得恰到好处，偶尔稍稍用力过了，菊花脸上的皮肤就抖一下，菊花的眼睛也就睁开了，有些诧异地睁开了。兰花用指头轻轻地抚一下，并没有出现血口子，她就往刚刮过的地方抹上点粉，去掉老皮的新皮肤需要喂点粉才行。兰花继续刮，瓷片的刃口有些秃的话，就再换一块瓷片。兰花平日里收了许多细瓷片，是很细的那种白瓷，到有些人家找不上，就得自己备好了。越是好刃口的瓷片，越能显出手艺来。兰花很珍惜自己的手艺的，所以，不管是谁找她去捋脸，她都尽可能地做到最好。尤其是那些刚准备结婚的姑娘家，她一定要收拾到最好，菊花虽然是二婚，但也是结婚，她这会儿就是给新娘子捋脸，一定要捋好。

兰花一点一点地刮，像在剥开一个煮熟的鸡蛋，剥开了皮，便显出里面的蛋清来，显出一种鲜嫩来，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下巴，最后连耳朵背后，耳碗里面，都刮到了。这时，锅里的鸡蛋刚刚煮熟，没等菊花下炕，兰花自己下地去，从锅里捞出个鸡蛋，放到灶台上稍稍凉了凉，就麻利儿地剥了鸡蛋皮。鸡蛋还有

湿气，有热劲的时候，兰花就拿上在菊花的脸上轻轻地滚，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下巴，仔细地全滚到了。菊花脸上的那层粉，一些沾到鸡蛋上了，一些渗到脸上去了。兰花又麻利地剥了另一个鸡蛋，又是从脸盘到鬓角到额头到下巴地轻轻滚了一遍。菊花的脸上这会儿像是又剥掉了蛋清上面的那层细皮，真正地显出光洁和粉嫩来。

菊花细细地端详着，给每个人搽完脸，她都会仔细地端详，她要欣赏自己的手艺，也让围观的人欣赏她的手艺，在自己的手里能让一个女人变了模样，她有一种自豪感。

她这会儿端详着菊花，傍晚的阳光正好斜照进窗户，照在菊花脸上，阳光里有一层红，照在菊花的脸上，显出一层粉红来，把菊花的脸照得很生动，菊花这会儿脸上也有了喜色。

兰花细细地看着，菊花这会儿真有了新娘子的模样。兰花突然感觉，菊花这是第一次结婚，是要嫁二根。兰花感觉自己快要叫出声来了，压了很久的一声咒骂就要从嘴里冒出来了。她慌慌地对菊花说，还有一点没刮干净，没刮干净，说着掏出了瓷片，就比划到菊花的脸上。兰花的手抖起来，搽了这么半天，兰花的手都没有抖，这会儿抖起来了。菊花似乎也有些奇怪，就瞅着兰花，兰花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

菊花感觉脸上一热，热乎乎的有啥从脸上流下来，她不由得用手擦了一下，是血。她有些吃惊，又擦了一下，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痛。她看到兰花的手还在空中挠着，兰花的食指上有血，血还不住地往外涌着。她还看到兰花的脸上有眼泪往下流。

白 粮 票

徐 岩^①

矿区食堂老板娘春喜往铁炉子里加煤核，门开了，一个穿黄大衣的男人进到屋里，从后面把春喜抱住了。

春喜浑身抖了一下，扔掉手里的小铁铲子，任由男人紧紧地抱着她。

许久，男人贴着她的耳根说，咋不点灯呢？

春喜小声答道：外面的雪光亮着呢，啥子看不清楚。

男人松开她，转身关门，拥住依旧傻站着的春喜，进了很小的睡房。

两个人手忙脚乱脱去衣裳，钻进春喜事先铺好的被筒里，慌乱地动作起来。

男人并不是很强，没几分钟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般滚到了旁边，仍然抓着春喜的乳。

待喘息平静下来，春喜拉着男人的手说：以后别来了，总觉得有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呢。

男人平躺着，燃一根烟说，你老公大平子在时，你就跟我好了，现在大平子不在了，怎么打退堂鼓呢。

春喜说，正因为这，咱俩该断了，梦里总见大平子站在炕沿边瞅着我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男人将春喜搂在胸前，吻着她的头发说，那就安静一段时间，让我一下子离开你，怎么能舍得呢。

① 徐 岩 祖籍吉林，1966年生，军旅作家，迄今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等国内近百家报刊发表诗歌近千首，小说三百多万字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春喜没有吭声，等男人吸完烟后，她坐起来穿衣服，雪光照着她裸着的身体，竟那么白皙丰满，惹得男人再次从后面抱住她。

春喜极快套上了内衣，推开男人的手说，快穿吧，食堂今晚有两桌饭呢，得早点回去照应着。

男人抽回手，慢慢地穿衣服。

男人叫储德荣，矿区物质科当科长，春喜的中学同学，两人上学时搞过几天对象，储德荣考上矿技校，两人才分开了。韩春喜待业在家，跟母亲摆小摊卖干豆腐，嫁给矿工太平子后，在镇子里开了爿小酒馆。储德荣毕业分回矿里上班，在她小酒馆吃饭，两人才相逢。

储德荣这人会说，舍得使手段，时间久了，就把春喜拿下了。春喜心甘情愿跟了他，主要在他有文化，懂得怎么暖女人的心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出巷子的时候，雪大起来，雪使矿山的夜变得安宁。

食堂已经有人进餐了，小曼拎着雪花啤酒，一只手一提溜，每提溜装六瓶，许副矿长今晚要请重要的客人，又是不能少喝。

春喜进吧台坐下来，卷了根纸烟，心想，她跟储德荣的关系是得缓一缓，人家有老婆，自己丈夫刚走，按说带着重孝呢。储德荣舍不得，不是假话，两人在一起是有感情的，这一点她看得出来，跟他做那件事，自己也舒坦，生理上是需要的，人家还给她孩子办了去县里上学的事。

在春喜愣神的当口，副矿长许长田从单间里走出来，向春喜要烟。

春喜从柜子里拿出两盒硬中华，扔给他说，连上回那一条，都打在饭费里。许长田喝潮了，把烟推回给春喜，说要软的，不要硬的，就吸好的。春喜说，没软的了，硬包也只剩半条了，爱要不要。

许长田重新把烟抓在手里，揣裤袋里一盒，剩下的一盒撕开盖，拽出一支叼在嘴上说，你这娘们呀，就是喜硬不喜软，挣钱的买卖咋就不会弄呢，去镇上多进几条不就结了，说完，在春喜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，笑着晃回单间。

春喜嘴上没说，心里却骂，喜欢你妈了个巴子，还他妈抽软烟，不花钱有的抽就不错了，你们吃饭老打白条，上哪儿弄现金给你们进软包中华，酒虫子一个，早晚喝死。

食堂门开了，矿高副总工程师带着几个人进来，除了高工外，其他几个人都很陌生，好像是外面来检查工作的人。

春喜张罗着他们往里面请，喊小曼上茶水。

客人让进屋，高工出来吩咐春喜说，嫂子，规格高一点，他们是省煤炭集团